

《金瓶梅詞話》的副詞新解

閻 紅生

Received October 20, 1990

《金瓶梅詞話》寫于十六世紀。其語言，上承十四世紀的《水滸傳》，下開十八世紀的《紅樓夢》，在近世語發展史上居于很重要的歷史地位。只是距今已有四百餘年，又帶些方言性質，每個詞語的含義，很難完全了解清楚。到現在為止，關於《金瓶梅》的注釋及辭典雖有多種¹⁾，但並沒有完全解決問題，還有待于研究者的進一步探討。筆者有鑒于此，試以幾個副詞為例，廣搜例證，參互比較，分析和歸納了它們的含義及用法，草成此文。即題為“新解”，凡前人說過，無可補充者，概不重複。

“只當”

“只當”通常作為一個動詞使用，或表示有意識地把甲看作乙，或表示無意識地把甲誤認為乙。這在《金瓶梅詞話》中都有例證。前者如：

只當奴害了汗病，把這三十兩銀子問你討了藥吃了(十九·10(a)·6)²⁾

這是蔣太醫為了償付惡棍的訛詐，向李瓶兒借銀子，李不得不借時說的氣話。拿出來的三十兩銀子，明知不是買藥的，只是有意識地如此認為而已。後者如：

樓梯子起，我只當咱家裏樓，上來滑了脚(三三·9(a)·6)

這是吳月娘到對門喬大戶家的樓上去，誤認為喬家的樓梯和自己家的一樣寬，不小心差點跌下來時說的話。

“只當”這種用法，今天仍常見，不必多說。應該注意的是，在《金瓶梅詞話》中，“只當”還作為一個副詞，大量使用，其含義相當于“終于”，用以引出結局或某種結果(多用于不好的，違背主觀意願的結局或結果)。例如：

- ① 忽聽一片聲打儀門，……說是：“春梅來請爹，六娘在房裏上吊哩！”慌的玉樓撇掇西門慶不迭，便道：“我說教你進他房中走走，你不依，只當弄出事來！”(十九·13(b)·2)

* 外国語学部
Faculty of Foreign Languages

- ② 剛走到儀門首，不想李瓶兒被地滑了一交。……月娘聽見，說道：“就是儀門首那堆子雪，我分付了小廝兩遍，賊奴才白不肯抬，只當還滑倒了。(二一·16(b)·1)
- ③ 只聽得滑浪一聲，把金蓮擦下來，……月娘道：“我說六姐笑的不好，只當跌下來。”(二五·1(b)·8)
- ④ 惠蓮見了，放聲大哭，說道：“他去後邊捉賊，如何拿他做賊？”向來旺道：“我教你休去，你不聽，只當暗中了人的拖刀之計。”(二六·3(b)·4)
- ⑤ 這鉞安千不合，萬不合，“如此這般，(把來旺兒)打了四十板，遞解原籍徐州家去了。只放你心裏，休題我告你說。”這婦人……聽了此言是實，關閉了房門，放聲大哭：“我的人……今日只當把你遠離他鄉，弄的去了，坑得奴好苦也……”(二六·10(b)·10)
- ⑥ 原來玉筍和書童……兩個因按在一處奪瓜子兒磕，不防火盆上坐着一錫瓶酒，推倒了，……(春梅)罵玉筍：“好個怪浪的淫婦！見了漢子，就邪的不知怎麼樣兒的了，只當兩個把酒推倒了才罷了。……”(四六·4(a)·8 - 4(b)·3)³⁾
- ⑦ 那官哥兒諛的在奶子懷裏磕伏着，只倒咽氣，不敢動一動兒。月娘便叫：“……我說且不教孩兒來罷，恁漲的貨只當教抱了他來。你看諛的那孩兒這模樣。”(四八·5(b)·10)
- ⑧ 婦人道：“你休叫他，且教他睡罷。”這秋菊不依，……婦人(對春梅)道：“我那等說着，他還只當叫起你來。”(七三·17(a)·7 - 17(b)·7)
- ⑨ 昨日教你送送韓嫂兒，你就不動，只當還教你小廝送去了。(二十四·7(b)·9)
- ⑩ 奴拙夫不聽人言，把着正經家事兒不理，只在外信着人，成日不着家。今日只當吃人暗算，弄出這等事來。(十四·2(a)·10)
- ⑪ 你成日放着正事兒不理，在外邊眠花卧柳，不着家，只當被人所算，弄成圈套，拿在牢裏(十四·6(a)·10)

“只當”作為副詞，在動詞前面使用的例子，在《金》書中還有不少，不多舉了。以上例證已充分說明，“只當”表示“終於”，無可懷疑。這個副詞和它的這種含義，在《金》書中大量使用，理應由《金瓶梅詞典》一類的辭書收為詞條，加以詮釋。但除田宗堯的《中國古典小說用語辭典》(第238頁)以外，各種辭書、專著，都沒有給予解釋。而田書也只舉上述例②一例為證，說“只當”的含義是“到底”。“到底”是個多義詞，有究竟、畢竟、終於三義(見《現代漢語八百詞》第128頁)。《金》書中的“只當”只具備“終於”一義，與“究竟”“畢竟”無關。所以，田書的詮釋仍嫌不足。

“只當”的這種用法，在《醒世姻緣傳》中偶見：

該！該！我說休去，只當叫人說出這話來，才罷了。(同治庚午覆本：二·3(b)·9)

“可兒(的)”

“可兒(的)”本身就是個副詞，常用義是“恰巧”。不但在舊白話作品中用例很多，直到今天仍常常使用。《現代漢語詞典》(第632頁)收了“可兒的”條，注為“恰巧；不遲不早，正好赶上：我剛出門，～就遇着下雨。”關於這一點，沒有必要多說。問題是《金瓶梅詞話》中的“可兒(的)”除了表示“恰好”以外，還在人物對話裏，用于表示說話人對某種說法或

某種情況不相信，或疑問，或質問，或反駁。用法大體相當於今天的“怎麼會……呢？”這個意項還沒有哪本辭典或專著指出，筆者以為，應該引起研究者的注意。看下面例證：

- ① 先是月娘對西門慶說：“孩子且不教他往墳上去罷。一來還不曾過一周，二者，劉婆子說這孩子顛門還未長滿，……”西門慶不聽，便道：“……你信那婆子老淫婦胡說，可·可·可就是孩子顛門未長滿？……”（四八·5(a)·7 - 5(b)·1)

這是西門慶不相信劉婆子的話，反駁說：怎麼會就是孩子顛門未長滿？

- ② (西門慶對月娘說) “……我熱着(熱着=惦念着)你，心裏不自在，吃了幾鍾酒，老早就來了。”月娘道：“好個說嘴的貨！我聽不上你這巧語花言，可·可·可兒就是熱着我來？我是那活佛出現，也不放在你那心左(“心左”疑為“心上”之誤)；相死了，終值了個破沙鍋片子。”(七五·29(b)·5)

這是吳月娘故意表示不相信西門慶的話：你怎麼會就是惦記我來着呢？

- ③ (應伯爵)向桂姐道：“還虧我把嘴頭上皮也磨了半邊去，請了你家漢子來。……剛才若他撇了(撇了=發脾氣)不來，……你哭瞎了你眼，唱門詞兒……。”桂姐罵道：“怪應花子，汗邪了你，我不好罵出來的，可·可·可兒的我唱門詞來？”(二一·12(b)·2)

這是妓女李桂姐得罪了西門慶，西門慶發誓再不到她家去。後經應伯爵等勸說，李家又請得西門慶來，應伯爵借機嘲諷李桂姐，李桂姐反駁說：我怎麼會唱門詞呢？

- ④ 秋菊道：“……敢是你昨日開花園門，放了那個(那個=哪個)拾了娘的鞋去了。”被春梅一口稠唾沫噎了去，罵道：“賊見鬼的奴才，又攪纏起我來了！六娘叫開門，我不替他開？可·可·可兒的就放進人來了？”(二八·3(a)·2)

這是春梅反駁秋菊：我怎麼會放進人來了呢？

- ⑤ (潘金蓮)又問：“這蔣太醫……我見他且是謙恭禮體兒的，見了人把頭兒低着，……”西門慶道：“你看不出他。你說他低着頭兒，他專一看你的脚哩！”婦人道：“汗邪的油嘴！他·可·可·可看人家老婆的脚？”(十九·5(b)·6)

這是潘金蓮罵西門慶胡說八道(“汗邪的油嘴！”)，認為蔣太醫怎麼會看人家老婆的脚呢？

- ⑥ 金蓮點着頭兒，向西門慶道：“……可是你對人說的，自從他死了，好應心的菜兒也沒一碟子兒。……一個大姐怎當家理紀，也扶持不過你來？可·可·可的只是他好來？……”(七三·7(b)·8 - 8(a)·4)

這是潘金蓮見西門慶念念不忘死去的李瓶兒，妒意難平，借着吳月娘的名義來質問西門慶：吳月娘大姐怎麼服待你，你都不滿意，怎麼會只是李瓶兒一個人好呢？

- ⑦ 桂姐道：“……娘先教我和吳銀子先去罷。他兩個今日才來，俺們(已)住了兩日，媽在家裏不知怎麼盼望。”月娘道：“可可的就是你媽盼望？這一夜兒等不的？”(四四·1(b)·6)
- ⑧ 月娘便說：“銀姐，你這等我才喜歡。你休學李桂兒那等喬張致，……留不住的，只要家去。可可兒家裏就忙的恁樣兒？……”(四五·9(b)·8)
- ⑨ (李桂姐說這月二十四日是其鴇母的生日)月娘道：“前月初十日，是你姐姐生日，過了；這廿四日，可可兒又是你媽的生日了？……怎的都擠在一塊兒？趁着姐夫有錢，擻擻着都生日了罷！”(五二·8(b)·5)

上面三個例子，都是吳月娘對妓女李桂姐說的話表示不相信。例⑦例⑧是桂姐來西門慶家拜節，找借口想早點兒回去，好另外接客賺錢。吳月娘留不住，很是不滿，先質問李桂姐：怎麼會就是你媽這麼盼你回去呢？後來又對着另一個妓女吳銀兒說：怎麼會李桂姐家就忙得那樣？例⑨是吳月娘諷刺桂姐妓院人家借過生日騙錢：你姐姐生日剛過，怎麼會又是你媽的生日了呢？

大量例證表明，“可可兒(的)”確實相當于“怎麼會……？”，表示疑問、質問或反駁。不僅如此，在《金瓶梅詞話》中，還由副詞“可可兒(的)”孳生出“可可兒(的)來”這樣獨立的小句。如果執拗于“可可兒(的)”當“恰好”講，則這種小句很難理解，但是若從“可可兒(的)”可以表示“怎麼會……？”這個角度來看，疑難就渙然冰釋了。例：

- ⑩(西門慶對潘金蓮說，蔣太醫借行醫調戲婦女)婦人道：“可可兒的來，我不信。一個文墨人兒，他幹這個營生？”(十九·6(a)·6)
- ⑪(應伯爵在妓院講了一個老鴇見錢眼開的笑話)把衆人都笑了。虔婆道：“你還是這等快取笑。可可兒的來，自古有恁說，沒這事。”(十五·7(b)·6)
- ⑫(李瓶兒死，西門慶哭道：“你在我家三年光景，一日好日子沒過。”吳月娘對這句話很不滿，說)他可可兒來，三年沒一日好日子，鎮日教他挑水挨磨來？(六二·24(a)·4)
- ⑬ 西門慶道：“我的兒，……你不知我達一心只喜歡穿紅鞋兒，看着心裏愛。”婦人道：“怪奴才，可可兒的來！……”(二八·9(a)·1)

“可可兒(的)來”這個獨立小句顯然系由

可 可 兒 (的) 十 來

組成的。“來”是個語氣詞，大體上相當于“呀”。全句的含義就是：“怎麼會的呀？”

例⑩“可可兒的來，我不信”，即：怎麼會的呀，我不信。例⑪“可可兒的來，自古有恁說，

沒這事”，即：怎麼會的呀，自古以來雖有這種笑話留傳，却并無實事。例⑫吳月娘的意思是：說李瓶兒三年沒過一天好日子，怎麼會有這種事呢？難道每天教他挑水推磨來着嗎？例⑬是潘金蓮說西門慶：你這個人性情真怪，怎麼會只喜歡人穿紅鞋呢？

魏子雲的《金瓶梅詞話注釋》(上册、第137~138頁)給例⑬的“可可兒的來”作了注。注為：“可巧有這等樣的事啊！”魏注囿于“可可”只等于“恰巧”的旧說，但不要說他的解釋疏通不了其他“可可兒(的)來”的句意，即以此例⑬來說，細按原文，也可知甚注釋的不當。應伯爵講的笑話是，一個老鴇看見嫖客拿出錢來，高興得語無倫次，說：“姐夫吃了臉洗飯？洗了飯吃臉？”第一這裏無所謂巧不巧的問題，第二老鴇在西門慶等人面前，本來極力想否認老鴇只愛錢這一點，所以聽了這個笑話，連忙說應伯爵好開玩笑(“快取笑”)，意思是說他講的只是個虛構的笑話而不是事實，接着又斷言“自古有恁說，沒這事”。在這兩句話之間的“可可兒的來”，怎麼可能是以肯定的態度表示贊嘆：“可巧有這等樣的事情”呢？

《金》書中以“可可兒(的)”表示“怎麼會……”，以“可可兒(的)來”表示“怎麼會有這種事啊”，例證還有不少，因篇幅所限，不多舉了。

“乾淨”

“乾淨”在現代漢語中是個形容詞，《金瓶梅詞話》中也有用例：

怪攘刀子，好乾淨嘴兒(三二·10(a)·4)

令蘭香收拾後堂乾淨(九二·5(a)·1)

這種用法不在本文討論之內。在早期白話裏，“乾淨”還可以用為副詞。其含義如何，大家的意見不同⁴⁾。其中陸澹安的《小說詞語匯釋》和王利器主編的《金瓶梅詞典》的有關注釋，筆者認為有問題。

《小說詞語匯釋》(第475頁)引了《金瓶梅詞話》中一句話為例，注為“簡直”：

- ① 這天殺，原來連我也瞞了。嗔道路上賣了這一千兩銀子，乾淨要起毛心。(八一·6(a)·10)

《金瓶梅詞典》(第21頁)則注“乾淨即敢情，有莫非、恐怕是的意思。”只舉了一例：

- ② 即是素的，等老身吃。老身乾淨眼花了，只當作葷的來(三九·17(a)·7)

筆者認為，二者注釋皆不妥。這兩個例句中的“乾淨”，都表示發現了以前沒有發現的情況，含有恍然醒悟之意，也就是說，相當于現代漢語中的“原來”“原來是”。⁵⁾

例①的上文是，西門慶派韓道國和來保二人同往揚州販運綢布。在運回途中，韓道國聽說西門慶已死，遂找借口將所運綢布賣了一千兩銀子，拐款携眷而逃。來保發現真情後，暗想：怪不得(“嗔道”)他要在途中賣貨，原來是起了歹心(“毛心”)。這就是例①的句意。只有把句中的“乾淨”理解為“原來”，才能順暢地貫通上下文。至于“簡直”，是個含有誇張語氣的副

詞(如“這幅畫簡直象真的一樣”⁶⁾。韓道國背主拐款而逃，說他“起了毛心”，是據實而言，何誇張之有？故注“幹淨”為“簡直”，引例不當。

例②是楊姑娘吃素，吳月娘請他吃點心，楊開始以為是葷的，不肯吃，後來吳月娘告訴她是素食，“只顧用，不妨事”，楊姑娘明白是自己誤會了，於是說：既然是素的，我吃。原來是我眼花了，把素的當成了葷的。這是例②的句意。《金瓶梅詞典》說“幹淨即敢情”，這不能算錯，因為“敢情”恰恰是與“原來”同義的方言詞語⁷⁾，而“莫非”，“恐怕是”則與“幹淨”，“敢情”風馬牛不相及。王書把“敢情”與“莫非”，“恐怕是”相提并論，這首先是一種誤解。

《金瓶梅詞話》中以“幹淨”表示“原來”，有充足的例證：

- ③ (丫頭秋菊親眼看到陳經濟清晨從潘金蓮屋裏溜出，心想)我娘自來人前會撇清(撇清＝自表清白⁸⁾)，乾淨暗裏養着女婿(八三·3(a)·2)
- ④ 大柵裏丟的桌椅橫三豎四，沒一個人兒，只見畫童兒正在那裏掃地。金蓮道：“賊囚根，乾淨只你在這裏掃地，都往那裏去了，”(六四·3(a)·2)
- ⑤ (春梅因幫同潘金蓮，與陳經濟通奸，被秋菊告發，遭吳月娘申斥)春梅道：“都是俺房裏秋菊這奴才，大娘不在，霹空架了俺娘一篇是非(架是非＝造謠生事)，把我也扯在裏面，好不亂哩。”……薛嫂道：“……乾淨是他戳犯(戳犯＝戳穿)你們的事兒了。……”(八五·7(b)·4)
- ⑥ (西門慶暗與林太太私通，吳月娘一直不知道，後聽小廝說出真情，吳月娘罵林太太道)我說恁大年紀描眉畫鬢的，搽的那臉倒相膩抹的一般，乾淨是個老浪貨！(七九·12(a)·11)

《金》書中的副詞“幹淨”不只“原來”這一種含義，它還可以替代“簡直”，用于帶有誇大語氣或含着比喻性質的句子裏：

- ⑦ (潘金蓮把兩個柑子，兩個蘋波，三個石榴等交給秋菊收起來，秋菊偷吃了一個柑子)婦人數了一數，只是少了一個柑子，……婦人道：“賊奴才，還漲漲嘴！你不偷，往那去了？……只剩下這些兒，乾淨吃了一半。原來只孝順了你！”(七三·18(a)·5)

好幾個水果，秋菊只吃了一個，金蓮却罵他“乾淨吃了一半”，用“乾淨”表示誇張，即“簡直吃了一半”。

- ⑧ 昨日人對你說的話兒，你就告訴與人，……乾淨你這嘴頭子，就是個走水的槽，有話到明日不告你說了。(二三·10(b)·3)
- ⑨ 你原說教他去，怎麼轉了靶子，又教別人去？你乾淨是個毬子心腸，滾上滾下，燈草拐棒兒，原拄不定(二六·1(b)·10)
- ⑩ 原來知人面不知心，那裏看人去！乾淨是個綿裏針，肉裏刺的貨！(五一·1(b)·9)
- ⑪ 你這行貨子，乾淨是個沒挽和的三寸貨，想起來，一百年不理你好。(五一·12(b)·1)

上面這些句子中的“乾淨”表示比喻，也都相當于“簡直”。

上文提到《小說詞語滙釋》注“乾淨”為“簡直”，這并不錯，錯在沒有分清“乾淨”還有表示“原來”的用法，舉例失當。

除了表示“原來”和“簡直”以外，《金瓶梅詞話》中的副詞“乾淨”還有一個意項，是表示“一定”，在說話人表達自己的主觀判斷時使用。這種場合的“乾淨如何如何”即“一定如何如何”。由于裏面不帶誇張，不含比喻，故與表示“簡直”的用法相區別。同時，雖然說話者認為事實上一定是如此這般，但畢竟尚未得到證實，所以，和面對確鑿事實、恍然大悟的“原來”的用法，也不可一概而論。下面是“乾淨”相當于“一定”的用例：

- ⑫ 西門慶笑罵道：“賊天殺的狗材，你打窗戶眼兒內偷偷瞧的你娘們好！”伯爵道：“你休聽人胡說，豈有此理。我想來也沒人，”指王經道：“就是你這賊狗骨禿兒，乾淨來家就學舌。……。”（七六·8(a)5）
- ⑬（潘金蓮命令秋菊頂着石頭跪在院內，陳經濟見了）便戲道：“小大姐，為甚麼來投充了新軍，又掇起石頭來了？”金蓮在樓上聽見，便叫春梅問道：“是誰說他掇起石頭來了？乾淨這奴才沒頂着。”春梅道：“是姐夫來了。春梅頂着石頭哩。”（二八·5(a)·11）
- ⑭ 月娘問：“孩子怎的哭？”玉樓道：“我去時，不知是那裏一個大黑貓，蹲在孩子頭跟前。”月娘道：“乾淨誑着孩兒。”（五二·19(a)·5）
- ⑮ 忽聽前邊西門慶散了，小廝收進家伙來。這金蓮慌忙抽身就往前走了，……月娘只說西門慶進來，……來安道：“爹在五娘房裏去了的不耐煩了。”……月娘道：“乾淨他有了話，剛才聽見前頭散了，就慌的奔命的往前走了。”（七四·10(b)·4-11(a)·5）
- ⑯ 相韓道國家這個淫婦，姐姐還嗔我罵他罷。乾淨一家人都養漢，是個明王八。（七九·12(b)·5）

例⑫⑬⑭中的“乾淨”若換成“一定”，文通意順，可見“乾淨”確有“一定”之義。例⑮的“乾淨他有了話”，是月娘根據情況判斷：潘金蓮一定事先和西門慶約好了，所以西門慶一回來，直接去了潘的住房，而潘也慌忙回屋去了。例⑯是潘金蓮對吳月娘說：韓道國的老婆（即王六兒）與西門慶勾搭，韓道國一定知情，“是個明王八”。這本來只是潘金蓮的猜測，但確有種種可疑迹象，同時潘嫉妒心強，故說得很有把握。

綜上所述，《金瓶梅詞話》中的副詞“乾淨”有三個義項：a，原來；b，簡直；c，一定。

“緊自”，“緊着”

王利器主編的《金瓶梅詞話》認為：“緊自”是個“極甚之詞”，相當于“很，十分，總是”（第299頁）。只舉了一個例證：

- ① 緊自他麻犯人，你又自作耍（八·7(b)·9）

這個例子果真能說明“緊自”是個表極甚的副詞嗎？如果“緊自”確實等於“很，十分”，它就不會用于主語之前。試把“緊自他……”改換成“很他……”或“十分他……”，全不成話。如果“緊自”相當於“總是”，又在句意上與下文的“你又自作耍”搭配不起來。左右失據，足見《金瓶梅詞典》的注釋不能成立。

《小說詞語匯釋》也收了“緊自”條，巧的是，也只舉了上述例①一個例證，却解釋為“接二連三，陸續不斷(第695頁)”。

應該承認，“緊自”確實有這種用法⁹⁾。用這一觀點去看“緊自他麻煩人，你又自作耍”，似乎也解釋得通。但是，讓我們搜集《金瓶梅詞話》中的全部“緊自”句來比較對照，便可看到，“緊自”并非只有“接二連三，陸續不斷”這一個義項，甚至可以說，在《金瓶梅詞話》裏，基本上沒有這種用法。試看以下各例：

- ② 金蓮緊自心裏惱，又聽見他娘說了這一句，越發心中擻上把火一般。(五八·15(a)·3)
- ③ 緊自家中沒錢，昨日俺房下(房下=老婆)那個平白又捅出個孩子來。(六七·19(a)·4)
- ④ 緊自焦的魂也沒了，猛可半夜又鑽出這個業障來。(六七·19(b)·8)
- ⑤ 緊自前邊人散的遲，到後邊，大娘又只顧不放俺每，留着吃飯，來家有三更天了。(七七·6(b)·3)

從例①到例⑤，都是前有“緊自”，後有“又”呼應，形成“緊自……又……”的句式，其作用很明顯，表示本來怎樣怎樣，又加上如何如何。這說明“緊自”是個含有“本來”之意的副詞。

董遵章的《元明清白話著作中山東方言例釋》(第238頁)指出，“緊自”能夠表示“本來”，又指出“緊自”又寫作“緊仔，緊子，僅子，緊則”，並有時略作單音節“緊”；不僅見于《金瓶梅》，也見于《醒世姻緣傳》和《聊齋俚曲集》等。董書的意見可供參考。

“緊自”問題，到此并未結束。“緊自”的“自”有多種寫法，說明它發輕聲。其實，除了董書指出的幾種之外，在《金瓶梅詞話》裏，還常常寫作“緊着”。換句話說，《金》書中的副詞“緊着”，有時是“緊自”的通假書寫形式。

- ⑥ 緊着西門慶要梳籠這女子，又被應伯爵謝希大兩個在跟前一力擻掇，就上了道兒。(十一·11(a)·6)
- ⑦ 緊着他恁麻犯(麻犯=麻煩)人，你又胡說。(十二·3(a)·7)
- ⑧ 那武松緊着心中不自在，那婆子不知好歹，又奚落他。(八七·7(b)·2)

這些例句中的“緊着……又……”與“緊自……又……”的用法和含義完全一致，“緊着”都表示本來。那麼，下面這個“緊着”句怎麼樣呢？

- ⑨ 且說一日三伏天氣，十分炎熱。……那潘金蓮見李瓶兒待養孩子，心中未免有幾分氣，……說道：“耶嚶嚶(耶嚶嚶=哎喲喲)，緊着熱刺刺的，(又)擠了一屋子裏人，也不是養孩子，都看着下象胆哩！”(三十·6(a)·8 - 7·(b)·9)

《金瓶梅詞話》的各種版本，都把此例的“緊着”到“擠了一屋子裏人”連成一句。筆者以為應該斷開。潘金蓮看到因李瓶兒生孩子，大家都涌到李瓶兒房中，心裏又氣又妒，她不是簡單地說“熱刺刺的擠了一屋子裏人”，而是用了“緊着”來加重語氣。用今天的話來說，就是：本來天氣這樣熱刺刺的，又加上擠了一屋子人，簡直不是看生孩子，而是看大象生小象呢。在“擠”的前面，暗含着一個“又”字。

《金瓶梅詞話》也收了“緊着”條(第299頁)，意項只有一個：“手頭不寬裕。”例證如下：

世上錢財倘來屋，那是長貧久富家？緊着起來，朝廷爺一時沒錢使，還問太僕寺借馬價銀子來使。(七·9(b)·11)

這個注釋是對的，例證也能說明問題，但著者忽視了“緊着”有時是“緊自”的通假形式，表示本來如何如何，這一點不能不加以補充說明。

“單管”

“單管”這個詞條，各種詞典皆未收錄。可能是把“管”字當作動詞，認為和現代漢語表示分工負責的“單管”一樣，是指專門承擔某方面的工作。這種含義的例證在《金瓶梅詞話》中確實有，如：

- ① 西門慶分派四名排軍單管下邊拿菜。琴童，棋童，來安，畫童四人單管下果兒。(六三·9(b)·10)
- ② 那孫雪娥單管率領家人媳婦竈上整理菜蔬(七六·5(a)·9)

不過，在《金瓶梅詞話》中，這種“單管”的用例很少。絕大多數“單管”是作為副詞用于動詞謂語之前，其中的“管”字只是個詞素，并非獨立的動詞。副詞“單管”的含義是：單單喜歡幹什麼什麼事。多用于貶義。例如：

- ① 你這狗才單管胡說(二十·9(b)·2)
- ② 你這小淫婦單管胡枝扯葉的(二一·8(b)·11)
- ③ 你不知這淫婦單管咬群兒(二一·17(a)·1)
- ④ 這小淫婦單管咬蛆兒(二七·6(b)·3)
- ⑤ 單管嘴尖快舌的，不關你的事也來插一脚(四三·5(b)·7)
- ⑥ 單管黃貓黑尾，外合裏差，只替人說話(五八·17(b)·5)
- ⑦ 你這狗材單管恁沒大小(七三·6(a)·6)
- ⑧ 單管愛小便益兒，他那件皮襖值六十兩銀子哩(七四·1(b)·11)
- ⑨ 單管屋裏事兒往外學舌(八五·7(b)·9)
- ⑩ 這老媽子單管說謊(九五·10(a)·8)

因為“單管”二字是一個副詞，所以它後面可以再加一個副詞“只”來強調其含義。例如：

- ⑪ 單管只胡說白道的(二七·6(b)·9)
 ⑫ 單管只胡說(二七·8(a)·11)
 ⑬ 你問賊狗材，單管只個說白道的(四五·7(b)·2)
 ⑭ 你這花子單管只瞎謔(六一·16(b)·1)
 ⑮ 這媽媽子單管只撒風(六二·7(b)·2)

作為副詞的“單管”既然和現代漢語中作為動詞的“單管”詞性與含義都截然不同，筆者認為，就不應忽視它，置而不論。

以上是就《金瓶梅詞話》中的幾個副詞，談了筆者的一些不同看法。名曰新解，恐為臆見。謬誤之處，佇候方家的指教。

(注)

- 1) 關於《金瓶梅詞話》的詞語注釋，主要者有：姚靈犀1935.《金瓶小札》，魏子雲1981.《金瓶梅詞語注釋》，張遠芬1984.《金瓶梅詞語選釋》，王利器1988.《金瓶梅詞典》等書。此外，陸澹安1964.《小說詞語匯釋》，田宗堯1985.《中國古典小說用語辭典》，董遵章1985.《元明清白話著作中山東方言例釋》，以及太田辰夫1957.《中國語歷史文法》，香坂順一1983.《白話語彙の研究》等中日學者關於舊白話的研究論著中也多有涉及。
- 2) 本文例證皆依據北京文學古籍刊行社1957年影印的明萬曆本《新刻金瓶梅詞話》(綫裝二十冊)。每例注明其回數，頁數和行數。頁數又分前半後半，分用a/b表示。如本例(十九·10(a)·6)即第19回第10頁前半頁第6行。其他例證同此。
- 3) 引例時為求簡潔，時有省略，若中間跳動較大，則把前後兩部分的頁數，行數都標出，以便宜查檢。如本例，開始部分見于第46回第4頁前半頁第8行，而“罵玉筍……”見于同回第4頁後半頁第3行。下同此。
- 4) 關於舊白話中副詞“乾淨”的不同注釋，除這裏介紹的陸澹安注為“簡直”和王利器注為“敢情，有莫非，恐怕是的意思”之外，還有香坂順一先生『《水滸》語彙の研究』(第189頁)：

また“爽利”に似た意味をもつ“乾淨”も同じ働きの例がある。

沙僧道：大哥乾淨推佯死慣了(《西游記·46》)

龍潛庵《宋元語言詞典》也收了“干净”條(第52頁)：

干脆，索性。沈瑞節《喜遷鶯》詞：“悶酒孤斟，半醺还醒，……~不如不醉。”又《菩薩蠻》詞：“酒醒初夢破，夢破愁那，~不如休，休如只恁愁。”……

錄以作為參考。
- 5) 副詞“原來”表示發現從前不知道的情況，含有恍然醒悟的意思。見《現代漢語八百詞》(第566頁)。
- 6) 見《現代漢語八百詞》(第260頁)。
- 7) 見《現代漢語詞典》(第352頁)。
- 8) 見王利器《金瓶梅詞典》(第410頁)。

9) 摘錄幾家辭典對“緊自”的解釋以供參考：台灣商務印書館出版的《國語辭典》(第1927頁)：

緊自：頻數之意，如言緊自一說就可厭了。

傅民，高艾軍編的《北京話詞語》(第132頁)：

緊自又作“緊着，盡自，盡子，盡着。”总是，老是，一個勁兒。〔例〕①打发小王去接！緊自攥着耳機干什么呀！……

日本愛知大學編纂的《中日大辭典》(第956~957頁。例句的日語譯文省略)：

①しきりに、むやみに。〔～一說就讨厌了〕。②勝手に、意のままに、遠慮なく。〔你～去做，決沒有問題〕。……③たびたび、しきりに、何時でも、何時までも。〔別～耽誤工夫兒了〕。……

筆者認為，上面的解釋與例證大體上是正確的。其中沒有提到“緊自”能夠表示“本來”，可以理解為因注釋對象限於現代漢語。

香坂順一先生的《白話語彙的研究》(第285頁~286頁)引述了《小說詞語匯釋》和《漢語詞典》關於“緊着”表示“着緊”“不放鬆”以及“頻數之意”的看法，並分別從《金瓶梅詞話》，《醒世姻緣傳》，《紅樓夢》，《兒女英雄傳》和現代文學作品中挑選了數條例句為證。

《金》書的例證即本文“緊自”部分的例①例②例⑦。

《醒》書例證凡四條：

- a, 緊則你爺甚麼，又搭上你大叔長長團團的(22回)
- b, 緊子冬裏愁着沒有棉褲棉襖合煤燒哩(75回)
- c, 狄大哥，你聽不聽在你，你緊仔胳膊疼哩(74回)
- d, 這沒要緊的話，不對他學也罷了，緊仔唆拉他不上，又挑頭子(52回)

《紅》書例證凡三條：

- 媽媽說我瞎認，不信，說我一天儘子玩，那裏認得(92回)
- 誰愛陪芹大爺的，回來晚上儘自喝去，我也不管(93回)
- 夜深了，二爺也睡罷，別緊着坐着，看涼着(109回)

《兒》書例證凡二條：

- 你老人家知道啣，不要儘只樞人來了(11回)
- 他儘只閒着不依，我就想了個主意(29回)

現代作品中的例證：

- 別緊自傷心啦(老舍《龍須溝》2)
- 他兩眼釘着屋梁，儘自說下去(魯迅《徬徨》「肥皂」)
- 別緊着往前走啦(評書《聊齋志異》「王者」P. 3)

香坂順一先生搜集的大量例證，充分說明了“緊自”使用的時代之長，地域之廣，也再次證明“緊自”有多種書寫形式。只是筆者認為，其中“緊自”(緊則，緊子，緊仔，儘子，儘子，緊着，儘只)的用法並不一致。明顯分為兩個義項：《紅》，《兒》和現代作品中的“緊自”及其異體表示“總是，老是，一個勁兒地”；而《金》，《醒》中的“緊自”及其異體都表示“本來。”

關於《金》書中的三個例證的說明可見本文。下面我們分析一下《醒》書中的例證。

例a是晁夫人告訴僕婦，當年其夫晁老(“你爺”)和其子晁源(“你大叔”)對窮親戚們很冷淡：後來你爺做了官，他們又有來的。緊則你爺甚麼，又搭上你大叔長長團團：“怎麼咱做窮秀才時，連鬼也沒個來探頭的，……如今見咱選了知縣，都才來奉承咱。(他們)這窮

的像賊一般，辱殺人罷了。”爺兒倆個沒一個兒肯出去陪他們陪。(同治庚午覆本：二二·2(a)·2)

“緊則你爺甚麼”的“甚麼”，是口語中常見的省略的說法。晁夫人的意思是：本來你爺就不願接待來訪的親戚(“緊則你爺甚麼”)，又加上你大叔說了這樣一篇話(“又搭上你大叔長長團團”)，結果父子倆沒有一個肯去陪陪他們。這和《金瓶梅詞話》中“緊自……又……”句完全一致。

例b是狄希陳央求媒婆爲他說媒，許諾“我要得和寄姑娘做了兩口子，我疼甚麼錢！該使一個的，我就給你們兩個，”媒婆听了高兴，道：

是了，捨着俺兩個的皮臉替狄大爺做去，緊子冬裏愁着沒有綿褲綿襖合煤燒哩。
(七五·12(b)·4)

媒婆的話是倒裝句，意謂：本來正巧沒有錢買棉衣煤炭，狄大爺既然肯多給錢，我們就豁出不要臉(“捨着皮臉”)想方設法替你說媒去。例b的“緊子”也相當于“本來”。

例c是素姐把狄希陳的胳膊咬傷，還逼着狄爲自己去府裏告狀。狄的表弟相于廷勸狄不要去：

狄大哥，你聽不聽在你，你緊仔胳膊疼哩，……別要再惹的官打頓板子，胳膊合腿一齊疼，你才難受哩(七四·7(b)·6)

很顯然，這裏的“緊仔”與“再”相呼應，也表示“本來。”

例d又是“緊仔……又……”句。是龍氏說薛教授本來就看不起素姐(“酸拉他不上”)，又找借口(“挑頭子”)惹得雙方不愉快。“緊仔”仍是表示“本來。”

通過上述分析，可見《醒》裏的“緊自”(“緊則，緊子，緊仔”)，其含義，與《金瓶梅詞話》一致，而與《紅樓夢》，《兒女英雄傳》不同。這或者是由于方言的分歧，或者是顯示了由明至清，“緊自”一詞的詞義發生了變化。總之，筆者認爲，這種現象值得引起研究者的注意，不可把表示“本來”的“緊自”，與表示“總是，老是”的“緊自”混爲一談。

[文獻目錄]

- 《金瓶梅詞話》(明·萬曆本)，笑笑生。北京文學古籍刊行社影印，1957年。
《重訂明朝姻緣全傳》(《醒世姻緣傳》)，西周先生輯著，然藜子校定，同治庚午新鑄。
王利器主編1988.《金瓶梅詞話》。吉林文史出版社。
魏子雲1984.《金瓶梅詞話注釋》。臺灣·學生書局。
張遠芬1984.《金瓶梅詞話選釋》。
陸澹安1979.《小說詞語匯釋》上海古籍出版社。
田宗堯1985.《中國古典小說用語辭典》。臺灣·聯經出版事業公司。
董遵章1985.《元明清白話著作中山東方言例釋》。山東教育出版社。
龍潛庵1985.《宋元語言詞典》。上海辭書出版社。
呂叔湘主編1980.《現代漢語八百詞》。商務印書館。
傅民，高艾軍1986.《北京話詞語》。北京大學出版社。
中國大辭典編纂處編《國語辭典》。臺灣·商務印書館，1971年修訂版。
愛知大學中日大辭典編纂處編1987.《中日大辭典》(增訂第二版)。大修館書店。

香坂順一1983.『白話語彙の研究』。光生館。

香坂順一1987.『《水滸》語彙の研究』。光生館。